

【印记】

游曲水亭街

□王卫中

佳期如梦走故园，
雨媚风娇三月天。
烟柳长丝接浮萍，
古巷曲亭穿流泉。
老歌悠扬一时新，
漫茶静逸半日闲。
劝君暂抛红尘事，
怡心何须靡万钱。

【足迹】

马市街随想

□尚京

百花洲南，王府池子北，千年府学文庙静卧西侧。

古时文庙的地位，犹胜今日香火盛极的寺院，古刹。文人历来讲学而优则仕，庞大而系统的官僚体系，成为古时学子一抒己志的必由之路。而这一体系，正是根植于儒家文化的土壤之中。于是，孔夫子的祭奠之处，便成了全社会顶礼膜拜的神圣殿堂。“文官下轿、武官下马”，在圣人面前，一切等级秩序都成了例外，而落轿、拴马之地，正是马市街。

木兰东市买骏马，去的是买卖物品，淘换所需之集市。而济南的马市街，却并不是买卖马匹的所在。在信息碎片刷屏刷新的当下，我们很难对几百年前的古人们产生真切的同理心。但是，在马市街这样的地方，就容易得多。几百年前的一个晌午，有同僚二人，各携小童仆从，打南面自芙蓉街穿越而来。衙门口的人，官司民案样样疲累，拾得小暇，进文庙，拜先师，感经学道统之魂魄，悟圣贤教诲之初心。当然，也免不了番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。然而，一天下来彼此的猜度揣摩，只是内场的刀戟交错，更有价值的，往往是场外的互相套换。官人拴马处，不读诗书的轿夫走卒们，各自为主家刺探着对方主人的秘密。也正是这些领赏拿奉的“下人”们，在凉茶一盞、素面一碗的烟火气中，影响着一省首府庙堂的。

至于今日，文庙缮新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入殿拜圣的，路过观摩者居多，求取功名者次之，至于怀道求贤的，就少之又少了。殿堂周边的街巷，黄土变青砖，青砖又经历了工业的抛光、打磨，不变的，是圣人永远居于殿中，是殿外古道依旧行人交错。的确，马市街已名不副实。一是不见了马，二是不见了看马的人，只剩下几户世居于此的原住民，马蹄远去，只剩几家炊烟。

整条街上，只存两家老铺。一是贴着离子烫广告的理发小店，靛青色调的装潢与灰白泛黑的墙面，条纹转动的筒灯，还有那每逢入夜便要在店口与老街坊聊天的剃头师傅，种种标签，都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行当曾经的辉煌与风霜。另一家，便是远近闻名的锅饼作坊，午时一开张，香气满溢，厚厚的白芝麻，铺在脆口、耐嚼的面饼上，小麦的韧劲与舌尖相撞，每一次齿唇相合，都能挤出这几十年来沉攒下的馥郁市井味，每一次闭目遥想，都能看到老师傅做饼时对手艺的自信与热爱。铺子虽老，店面虽小，却能几十年不倒，靠的就是老巷子里街坊们的支持。芙蓉街紧邻在侧，门店极多，躲不过的是黄花难久持，没热闹多久就要门庭冷落。到底是因为游人喜新厌旧，还是在那一番番极精明的经营之中，少了些用心的东西呢？难说。

马市街南头向东，有些“家家泉水、户户垂杨”的遗迹。池水清澈，泉畔翠微。在这修旧混杂的包围之中，蛟龙未腾，静默潜于水底，看得见，自然能压住浮躁的心气。仰头望去，古时明月犹照，在行人眼底映着余晖。翔风深巷，有着类似三尺小巷的传说，古人慧语巧辩中的机锋，现今观来，似是比导游们的昂首诵念，高得多了。

□崔秋立

看，飞机拉线儿

小时候，天上看不大着飞机。有时，正在院里弹琉璃蛋儿，忽然有哥们儿喊，看，飞机拉线儿。于是大家都丢下那蛋蛋儿，仰起脸，张着嘴，痴迷地望着天空。一架飞机，像只飞虫，拖着长长的白尾巴，慢慢地，在碧蓝的天上爬，那尾巴是一簇白绒线，由细变粗，由浓变淡，渐渐化作白云，散到院子外面去了。大家意犹未尽，晃晃酸疼的脖子，方又想起琉璃蛋儿的事，接着往下玩儿。

上中学时，有机会上了一回飞机。学农，十几天，在济南西郊林场苗圃，紧邻张庄机场，是个军民两用机场。一日，排队集合，去空军机场参观。先看了一排排歼4，据说抗美援朝时打过仗，看上去憨头憨脑的，但透着些英雄气概。后来工作人员又领我们看一排绿色的、双层翅膀的飞机，像一只只笨拙的大肚子蜻蜓。介绍说，这叫“安2”，是一种仿苏联造的运输机，主要用来洒农药，打虫子。为了节约金属，翅膀都是帆布做的。还让我们依次登上去看，没什么太好的印象。但此生今世算是有了上飞机的经历。

十几年过去，单位来了位转业军人，曾是飞行员，我很羡慕。一日闲聊：开什么飞机？

运5。
噢，我貌似很懂的样子：开运5？那挺好。千万别开那“安2”，然后褒贬了一通。

飞行员面露尴尬，呵呵两声，讪讪离去。

身旁有点专业的老刘告诉我，运5就是安2。大窘。

发小中，坐飞机最早的是老白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千挑万选，找了个如意媳妇，要结婚，非要洋活儿一回，坐飞机，从济南到青岛。飞机场离得远，老白让我借辆车送他，一大早就得走，挺辛苦。

我参加工作不久，借车也犯难，但再难也得出手相助。那时，局里最好的一辆车是刚统配的银灰色丰田皇冠，一把手坐，当然借不出来。还有辆新上海，带空调的，但开车的兄弟新婚燕尔，早晨四点多叫人家，扰了春梦，不合适。其他还有两辆“伏尔加”。“文革”前的老伏尔加好看，很精致，车头高昂，立着一只奔腾的小鹿。后来的伏尔加差点劲，平头大腩，宽大笨拙，粗制滥造。不知和苏联有什么交易，那一阵满大街跑的都是这类车。就这新伏尔加也难借到，这个司机师傅住得远，那个不好说话，很难给我面子。寻思半日，想到哥们儿小万，单身，住在办公楼上，早起晚起没关系，他开的那车，是小“拉达”，也是苏联车，比伏尔加还次一等，不起眼，好商量。果然，小万没含糊。

天还不亮，我把小万薅起来，迷迷糊糊地上了路，去接老白，到了一看，挺场面，有三辆车，不光我们拉达，还有一辆蓝色的蓝鸟和面包，蓝鸟是一个老邻居开的，挺有派儿。三辆车陪着老白浩浩



荡荡地接新娘子，简短仪式后，一溜烟地往机场窜。豪华蓝鸟在前，坐着新郎新娘。拉达不管怎么说也算轿车，在中间，拉着娘家人，新娘的哥嫂。我和几个亲友坐面包车，在后面跟着跑。

蓝鸟跑得快，拉达使劲追，你追我赶，一会儿就出了城，到了段店西，四处庄稼地。此时，天已大亮，但郊区马路没车也没有人，三辆车更加撒了欢。突然，平地里冒出一个老头儿，出现在蓝鸟之后拉达之前，背着粪筐也不看地过马路，惨祸即将发生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拉达迅即减速打把，绕过了老头，但离心力过大，车身已经倾斜45度，眼看就要背翻过去，但娘家人运气显然不错，压得住。咣一下，又落了回来，车子在地上蹦了好几下，才稳住神儿，我们后面车上的人看得清亮，一身冷汗，到了机场心还怦怦跳。拉达小万，差点毁了我们老白的新婚飞机梦。

轮到坐飞机时是1991年，头次去广州开会，领导批准坐飞机。很兴奋，会开不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坐飞机。一大早提着包兴高采烈地赶到了机场。小小的候机室，几十个人在等候。隔着玻璃门看得见候机坪和跑道，好想近距离看看大飞机，但空空如也，一架也没有。误点，耐心等。天阴阴雨蒙蒙，等啊等，中午了，还没见飞机的影子，旅客们个个心灰意冷。机场给了一份凉乎乎的盒饭，吃完了，人困马乏，连椅上眯了一会。三点多了，飞机还没来，机场终于诚恳地告诉大家，今天无论如何去不了广州了，明天再说。于是，提着包，上了机场班车，晃晃悠悠回了市区，结束了“机场一日游”。天色已晚，路灯初亮。拖着疲倦身子和箱子走回家，太太开门，一脸诧异。

第二天一早，借传达室电话问了问机场，说差不多能飞。抓紧活着赶了去，果然一架飞机静静地等在那儿，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金属光，不怎么硕大，但四肢匀称，处处精美。型号叫“英国146”，据说类似于当年的三叉戟。经过安检等麻烦事，终于真正地坐上了飞机，起飞，轰隆隆的耳鸣，充满好奇，没感觉特别难受。高空飞得平稳，扎着安全带，喝着橘子汁，吃着小点心，看着舷窗外白云苍狗，想起了小院里仰望天空，看“飞机拉线”的镜头，惬意心生。

◀当年的安2型飞机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老邱家的俩『宝贝』

明水电影院后有一条老街巷叫西场西街。这条街的家家门框上方都有一个蓝底白字的门牌号，小街最南端路西27号就是老邱家。主人叫邱兴禄，今年63岁。笔者叫老邱有些不礼貌，因为在他面前我是晚辈，应该叫邱叔叔。之所以说老邱家并不只是因为邱叔叔的缘故，还有一层深意是邱家人在此居住了好几代，可称得上是“世家”。

老邱家院里有俩“宝贝”：一是明水城区范围内唯一的一段老圩子墙（俗称也叫围子墙）；二是明水城区范围内目前唯一在用且保留原样的老井（现称之为自备井）。

老圩子墙在老邱家的南院，由东南斜向西北，也正因此南院形成了两个不规则的三角形院落，北侧院是老邱家的东配房，南院则是一个杂院，只有登上梯子才能进入，自然是杂乱不堪。

老圩子墙现存十五米左右，墙体高度四米（含埋地下部分）左右，上面宽度四米左右，可以跑马车等交通工具。墙体两侧原砌筑有立石保护层，现存立石已不多，规格大小不一；中间为红土、砂石等夯制而成；墙顶原为石质保护层，现石头已无踪影。墙顶中间东南侧有大榆树一棵，成年人一搂粗（直径约五十厘

米），三条大枝伸向南北，树冠直径超过十米，南院无疑是夏季乘凉休闲的好地方。大榆树东侧有一棵直径二十七厘米的槐树；西侧是一棵直径约十五厘米的槐树；北侧边缘部分有一棵软枣树，直径约二十厘米；还有大小不等的枣树多棵，枝条杂乱无序伸展。进南院小门口正对老圩子墙体断层，土层结构清晰可见，非常稳固，多年来刮风下雨亦无坍塌险情，让人比较放心。

笔者问老圩子墙何年建成，邱大婶微笑摇头。回来后多次搜索没找到确切答案。经过多方比对，笔者倾向于防备捻军时期（即太平天国余部，1861—1868年左右）建设。当时捻军侵犯淄川、周村及章丘时，明水地区居民为了免遭侵犯，保护家族，想方设法挖土方、运砂石、掺石灰、灌米汤层层夯筑筑牢，对防护家园功不可没。社会趋于稳定，圩子墙的防护功能减弱。在1958年县城从绣惠迁居明水前后，随着人口增加，城市扩建，圩子墙遭到人为拆除及毁坏，一百五十多年的圩子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老井是老邱家从老爷爷辈传下来的宝物，是几代人生活饮用水源。老井深约七八米，井内径一米二

左右，井口直径五十厘米左右（前些年略作缩整并用水泥抹平）。井内用石为青石，垒砌整齐。井水离井口一米半左右，常年不断水，天气最干旱或泉水停喷季节亦是如此。井水水质清澈，冬季水温一般在十六七摄氏度，洗衣洗菜不觉寒凉；夏季水质清凉甘冽，适宜浸泡凉面及西瓜，不愧是夏季防暑降温的首选。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自来水公司成立并送水入户后，老邱家还是喜欢喝自己井里的水并坚持了很多年，直到孩子长大才慢慢改变。现在家里洗洗涮涮常用井水，一日不用反倒觉得不习惯。一个小塑料桶，一根小绳子，倒着放桶、颠桶快提、弯腰提绳、双手使劲，颤悠悠地一桶水就跳出井口；看着带劲，喝一杯爽口，几十年不见的老景象跃然眼前，回味无穷。据悉，附近人家家家都有老井，但为了扩大家中使用面积而封存，有的在院落中间，有的在偏僻角落，有的已找不到具体的位置，很是遗憾。

百年风云已逝，历史沧桑留痕。老圩子墙还是那圩子墙，老井还是那老井；主人在沿袭，看客在变换，曾经的陈年往事在延续着，诉说着那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事。

□刘日章